



逝者

怀念恩师池芝盛教授

▲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向红丁



池芝盛（1917—2014），1942 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48 年赴巴黎大学学习和研究，1952 年回国后，历任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副研究员，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1958 年成立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研究小组，1982 年创办糖尿病卫生保健网、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并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

池芝盛教授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也是他送我赴美完成博士后研究，指引我走上内分泌、糖尿病防治事业的道路。在我学业有成的整个经历中，池芝盛教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师从池芝盛教授的 35 年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那就是

他对糖尿病患者的关爱和对糖尿病健康教育事业的执著。

池芝盛教授关心爱护糖尿病患者是出了名的，这种关爱毫无做秀之意，而是发自内心。“文化大革命”期间，池教授时间比较充裕，就不辞辛苦地家访糖尿病患者，以使他们更好地掌握糖尿病防治知识和技能，更好地控制糖尿病。有一件事曾让他十分困惑，一位糖尿病患者饮食控制、锻炼身体、戒烟限酒、按时服药事事俱佳，但治疗效果始终不见起色。池教授就一次又一次登门家访。到第四次家访时，患者看见池教授便热泪盈眶地说：“池教授，太对不起了，我原来怕您不高兴，没对您说实话，而是拣您爱听的。其实我饮食、运动、服药都没做好，还抽烟喝酒。您这么关心我，我再不好好做，就实在不像话了，以后您看我的行动吧。”结果可想而知，这个患者病情很快获得了理想的控制。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胰岛素制剂供应还不充裕，糖尿病患者常有胰岛素制剂断顿之忧。一次，一名 I 型糖尿病小患者的胰岛素制剂不够用了，她的母亲找到池教授求援，当时已年近古稀的池教授对患儿深表同情，眼里泛着泪花，十分

焦急地联系病房和药房给孩子找药。遗憾的是当时我院也没有这种胰岛素制剂，池教授又联系其他医院，直到在北京儿童医院糖尿病专家颜纯教授（现已故）处解决了问题，才长长地舒了口气。在池芝盛教授的眼里，患者都是亲人。

最近，我常在全国各地从事糖尿病健康教育，每当活动主持人介绍我是“国内糖尿病健康教育第一人”时，我都立刻予以纠正：“我的博士生导师池芝盛教授还健在，是他领我走上糖尿病健康教育之路，他才是中国糖尿病健康教育第一人”，事实的确如此。40 年前，池芝盛教授就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糖尿病即将爆发性流行的危险前景，第一个呼吁并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糖尿病健康教育中去。他排除万难，无怨无悔，分文不取，无私奉献，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创了院内糖尿病健康教育之先河，并把糖尿病健康教育推广到社会，鼎力指导和支持创建了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北京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和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极大地推动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康教

育活动，受益者不下百万。池教授常说：“糖尿病患者第一个医生就是他自己，要把防病知识反反复复、原原本本地交给患者。没有糖尿病患者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医生的一切工作都是徒劳的。”池教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池芝盛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医者楷模。他知识渊博、医术高超，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他还有博大的胸怀和一颗慈悲之心。1 月 11 日，他走了，带着我们的尊敬与眷恋，也带着我们的追思与怀念。我们要继承池老的遗志，以永久的坚持和无比的热忱，投入到糖尿病防治事业中去，为国分忧，为民解难。

池芝盛教授，我们永远怀念您。

你说我说

编者按：你是否曾在忙碌的一天过后因患者的一句感谢、一个拥抱、一个微笑而心生感动；你是否曾在一次与死神艰难的拉锯战后因患者的苏醒而满是欣喜；你是否曾远赴边远地区支援，被当地群众热情招待并送上一碗热汤而身心温暖；你是否愿意同我们分享那些令你难忘的感动瞬间？我们期待与您在《你说我说》栏目的相聚，投稿邮箱：genglu0726@126.com。

我们为什么行医？

我刚刚入行时，为一名农村老妇人看诊。患者那时已经昏迷，被送进急救室，濒临死亡。她面容憔悴，浑身是汗，肝脏上也长满肿瘤，她的 20 个儿子正在围着她哭泣。在她做现场诊断时，我发现其中一个肿瘤在她 15 岁时就已经有了，我向家属解释患者的昏迷是因为胰岛素分泌异常。在服用了一颗葡萄糖后，她醒了，起身问道：“我这是怎么了？”

那是我第一次被她铁塔般的儿子们举过肩膀绕着急诊室欢呼称赞。

——David J.Kerr 英国牛津癌症研究中心癌症学教授

1983 年，我是南非“加赞库卢”的一名医学生，那时候南非还有种族隔离。我被一辆大众甲壳虫接到中部，去教镇上的居民如何喂他们的宝宝口服溶液。我和 10 位尚加纳族的妇女围坐在猴面包树的影子里，喝着当地自制的啤酒。我想当天一定有华氏 100 度（摄氏 37.8°），而且当地久旱不雨，牲畜尸骨遍地。那些妇女笑着拥抱我，看起来非常高兴我能和她们一起工作。在那一霎那，我意识到做医生可能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

——Anne L.Peters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



有一次我坐飞机去开会，坐在中间的位置上睡着了。突然我听到后面一阵骚动，转过头去看到一位老妇人在冲她老伴喊：醒醒！醒醒！飞机上有医生吗？”

这时候，另外一位医生跳过去帮忙，我还在揉眼睛，不

过我也站起来尽力转过去。老人面色苍白，毫无反应，但仍有呼吸，另外一位医生在检查他微弱的脉搏。

我当时觉得最好能把老人从座位抬出来放平，但我不想冒犯到那位医生。在内心挣扎了一会儿后，

我仍然觉得让老人坐在座位上不利于急救。于是我礼貌地对那位医生耳语道：“我也是一名急诊医生，您需要我的帮助吗？”

——Amal Mattu 美国摩市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急救学系教授（耿璐 编译）



医学与历史

历史上最严厉的戒烟惩罚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何权瀛

据说欧洲第一个吸烟者是一位名叫拉齐奥·吉雷兹的船长。他是在跟随哥伦布航海探险时染上这种不良习惯的。回到欧洲后吉雷兹已养成了吸烟的习惯，他认为吸烟可以提神，同时他还到处宣扬、炫耀吸烟的好处，后来被以“亵渎上帝”的罪名判入狱。吉雷兹的遭遇只是世界控烟史的一个序幕。

17 世纪初，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曾下令将一名名叫沃尔特·罗利的贵族送上断

头台，原因是他嗜烟成性。后来又有一名叫司徒雷德的贵族被发配充军，因为他宣传“所有的烟草都来自天国”。更有甚者，土耳其政府曾经颁布了一条禁令：吸烟者杀无赦。一个月之后在伊斯坦布尔处理了一万名吸烟者，其后每个月处决一批，禁烟 4 年，先后处死近万名吸烟者，令人恐怖，但却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中国的控烟禁烟该怎么做才能有效？值得深思。

吸烟已成为严重损害人类健康的巨大杀手，而有效控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是中国大陆。看来解决此项问题必须下重拳才行。其实研究一下世界上烟学的流行及控烟的资料会发现，国外许多政府为了达到控烟的目的曾经出现过很多令人无法相信的严令厉行。